

# 石头的幸福(小小说)

□ 孙长林

从派出所到石头家，步行要半小时。所长左手举着雨伞，右手拎着一袋东西，走在前面。物业经理，也是所长的同学，身上裹着雨衣，跟在后面。走一段平路，爬一段陡坡，再走一段平路，就到了。

落叶簌簌，有的浅褐色，贴着山路跳跃，像一群觅食的麻雀；有的紫红色，在空中飘舞，像开到天上的花儿。远处山坡上，矗着一座房子，几丝凄迷的光，从屋内飘出来。

看到所长上来，倚在房门口的老人向前走出几步，引他们进屋。这个屋子，来过多少趟，所长已记不清。雨夜过来，却还是第一次。

所长感到屋子很大。其实，屋子并没有那么大，使他感到大的，是屋内的阴影斑驳，还有供桌上的一张遗像。

“必须把他抓起来，否则我还上访！”一个男人的声音，突然从背后传来。“他侮辱我父亲，我不会原谅他！”

门后角落里，圪蹴着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，外形粗糙，颧骨高耸，短发根根竖立。所长心里一紧。

放下袋子，收起雨伞，所长碰碰物业经理的胳膊。物业经理叠好雨衣，贴到墙边，与所长并排站立，朝向遗像，鞠了三个躬。

“人家把门槛都踏破了……石头啊！你……太犟了！”老人的

抽泣声像屋内的灯火，昏昏黄黄，颤颤巍巍。

“你对父亲的感情，让我很感动。我过来，就是听你说话的。”所长说给石头，又冲物业经理点点头。

物业经理走出门，搬进来一张小方桌。所长掏出袋子里的东西，有花生米、猪头肉、小香干，还有一瓶窖藏10年的老白干。

看到有酒，石头站了起来，舌头舔了舔嘴唇。“过来吧，咱们边喝边聊。”所长笑着招呼石头。

石头拍拍额头，想起了什么。他不仅没有过来，反而径直转身出了屋门，绕进了冷暗的夜色中。

“所长，你别跟他计较，就是一块化不开的石头，从小认死理……”老人忙不迭地说。

“别担心，婶子，一会儿他准回来。”所长边摆杯子，边给老人说话。

物业经理却拉长了脸，拽拽所长的衣襟，指指门外。所长没有理会，而是转移话题，问起老人的身体状况。

雨停了，几颗星星挂在天上。石头身上拽着一股风，扛着四个凳子，侧转身体，蹩进屋内，摆好凳子，也不招呼客人，一屁股先坐了下去。

“来，婶子，咱们都坐，都坐。”所长扶着老人坐下，而后，坐在石头旁边。物业经理坐在所长旁边。

石头抓起桌子上的酒瓶，旋转瓶盖，拧开，把酒倒满杯子，端

起来，一饮而尽。

“我爹从小把我捡回来，吃了多少苦？他居然说我是我爹的私生子，你说他是人吗？”喉结上下蠕动，喉管“咕咕”响动，泪水爬满石头的两腮。

所长轻抚石头的后背，给他斟满了一杯酒。

“他给我道歉了，我也知道，够不上抓他，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！”石头端起杯来，又是一饮而尽。

两杯酒下肚，石头的眼神朦胧起来。苦难岁月里，养父的往事，成了石头说不完的话题。

石头讲完一个故事，所长跟上问：“对这件事，你是怎么看的？”石头说到伤心处，所长眼里溢出了亮光：“男子汉也允许流眼泪，这不是不坚强。”石头提起当下的窘迫，所长拍拍他的肩膀：“遇到顶不住的事，就去找我，随时，我在。”

浓烈的酒，坦诚的交谈，温婉的虫鸣，融合成一首山村小夜曲，熨帖了委屈和躁动。月亮出来了，清澈如水，照亮了屋前的山坡，也照亮了灰暗的角落。

“有些事情，比怨恨更重要，比如尽孝、养家、娶妻，你说是不是……”所长边说边看向物业经理。

“石头兄弟，前几天，小区保安队长辞职了，听说你以前干过，要是不嫌弃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”说着，物业经理递给石头一支烟。

石头点上烟，嘬了一口烟，

摸摸眼睛，看看老人：“好长时间不干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干好？”

所长和物业经理相视一笑，用询问的眼神看向老人。

“答应了吧，俺看出来了，所长和经理都是好人。”老人推了推石头的脑袋。

“这个啊——事情啊——”石头的话，像在拉一根长长的丝线。所长、物业经理、老人都屏住呼吸，心跳跟着他的语调起伏。

突然，石头起身来，深深地，向所长和物业经理鞠了一躬。屋内的空气瞬间凝滞了，只有石头用身体划出的弧线，在空微微颤动。

“我代我爸谢谢你们！从来没人听我说过这么多话，谢谢你们包容我、接住我，就是一块石头，也让你们给焐热了……我原谅他了！”

“您说的对，有些事，比怨恨重要。我还有妈，还有你们，我会幸福的，以后我的微信就改叫‘幸福’了。”石头仰起头，不让泪水掉下来。

“改得好！迈过这道坎儿，往前走，就会幸福的……”所长站起身，伸出双手，紧紧握住石头的手。

晨光初露，鸟声清脆，山村苏醒。熹微的光亮透过窗户，洒在石头舒展的眉头上，也洒在所长、物业经理和老人疲惫的笑脸上。

(作者单位: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警总队)

# 静静的沙河

□ 郭军红

家乡的沙河从老家门前经过，河堤里侧栽种着成排的白杨树，也有少量的柳树，这些树南北宽有二十来米。不过，这些树木并不是我儿时记忆里的树林，是后来栽种的。

从参加工作离开家乡，迄今已经过去三十多年。开始是我独自回家乡看望父母双亲，后来是携妻带子一起回去，再后来回老家只是看望已近九旬的老父亲了。

我时常在想，一个人不管离开家乡多远，不管他在外打拼生活如何，唯有家乡才是自己魂牵梦绕的地方。因为那里有他童年成长挥之不去的记忆，那里有他牵挂于心的父老乡亲，有他一生不会忘却的根。

每次回到家乡，要么是去村东田野里，看看家乡的田地，呼吸呼吸那记忆里的麦苗香、玉米甜的味道，要么是沿着河堤，一路向东走走跑跑，边锻炼身体边欣赏自然风光。

家乡河堤的堤面，早已不是小时候的沙土路了。十多年前，政府投资，将过去的沙土堤面铺成了水泥路面，还安上了路灯，道路平坦，夜晚明亮。

有时独自坐在水边，静静地望着无声无息、清澈见底、缓缓流淌的河水发呆，有时会静静地坐在水边，抬头仰望碧空如洗的天空，天马行空地回忆自己一步步走来的点点滴滴。此时此刻，我想起儿时在沙河水里，和小伙伴们戏水打闹的趣事。

这么多年来，我养成了早睡早起、锻炼身体的习惯。节假日回到家乡看望父亲，我依然早早起床，到门前大沙河旁的树林里，侧耳倾听树梢之上各种鸟儿的叫声。麻雀、啄木鸟、乌鸦，它们的叫声或清脆或沉闷，或短促疾叫或嘶鸣悠长。静心倾听它们发出的不同的啼鸣，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

我还喜欢和曾经的街坊邻居、婶子大娘、大爷大叔坐在一起，聊趣闻乐事、乡土风情、家长里短。此时，我似乎还原成了几十年前童年的自己。

人到中年，经历了岁月的洗礼、时间的打磨，让我愈发流连家乡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让我愈发流连过去淳朴的乡音乡情。我想，自己工作的单位是前沿阵地，居住地是前方基地，而家乡的院落是大后方，是稳固的根基。

时光不会倒流，过去的终归过去。我们何不趁着现在，趁着今日，有空多回老家看看，看看那静静的沙河，还有最近最亲的人。

(作者单位:定州市公安局)

# 老屋

□ 蒋波

回了趟老家，去了趟老房子。

一切还是老样子，斑驳的墙上有被风雪染过的尘灰；木窗掉了颜色、爆了漆，沉默地诉说着经年的四季；天气转凉，院里零星的有几株新长出来的草，不由得让人感叹生命的奇迹。

有时想，人的记忆大概就像一块容易消磁的硬盘，看似尘封时忘记所有，一旦恢复，虽唐突却又无意。双手轻抚老屋的面庞，静静地感受岁月留下的痕迹，很想找一些词来形容这个我生活了近20年的家，但搜肠刮肚，却是徒劳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与记忆的重叠。

老屋院子不大，却有三株石榴树落户其中，两棵结的石榴是红籽的，一棵结的石榴是白籽的，曾经带给我们无限的欢乐和期盼。它们也争气，春天一个劲儿地猛长，夏初一树繁花，尤其那红石榴开出的花，火红火红的，像极了跳动的火苗，秋日便是硕果累累。

石榴树的门锁早已生锈，椽子上的燕窝，只留下了点点泥土。我贴着玻璃，探头张望，那浅蓝底儿印着竹子的窗帘，还完好无损地挂着。西屋放着母亲的缝纫机，小时候放学回家，我们姐弟俩不管是谁，总有一个会在上面写作业。土炕曾经因为睡不开一家四口，被父亲拓宽了一些，本藏于墙里的承重柱子却因为无法移动，就这么立在了外面。祖母之前睡的那块防潮垫还依原样铺在炕上，仿佛她老人家从未离开，让我瞬间湿了眼眶。

西配房是早前父亲的诊所，里面一间放各种输液器、注射器、生理盐水和葡萄糖，有一张简易诊断床，墙上贴一张药剂配伍表；外间有一张父亲看病开方的桌子。小时候，我最好奇的就是父亲的各种药方，和伙伴在游戏中模仿更是日常。靠窗户的是

一个中药柜，每个小抽屉三个格，上面贴着祖父用毛笔书写的药材名，横一竖二，简单醒目，一到入夏，还要把草药都拿到院里晒，满院子都是药香。我总是偷偷地将一种形似草帽的药掰成好几瓣……

我们也都曾和父亲母亲一起给东配房的屋里铺上水磨石地砖，只是现在随着潮湿腐蚀，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彼时这里盛满小麦玉米大豆和一袋袋的花生，见证了我们一次次丰收的晨歌晚唱。

老屋院子不大，却有三株石榴树落户其中，两棵结的石榴是红籽的，一棵结的石榴是白籽的，曾经带给我们无限的欢乐和期盼。它们也争气，春天一个劲儿地猛长，夏初一树繁花，尤其那红石榴开出的花，火红火红的，像极了跳动的火苗，秋日便是硕果累累。都说物以稀为贵，村里有种植桃、梨、杏、枣树的，种植石榴的却只有我们一家。许多乡邻慕名而来，一为看个新鲜，二为打个招呼，让母亲在石榴熟了的时候给孩子留出两个来尝鲜。当然，左右街坊那几位与母亲要好的大娘婶子，不用说，母亲是一定会给她们每人留出几个来……

如今的老屋，与四邻高耸的瓦房相比，略显旧败，但我依然倍觉亲切。也曾幼稚地以为自己是欣赏那份朴素与自然，但微妙的感觉一点点入心，我才明白，老屋不知不觉间已凝成我抹不去的思念，她滋养了我的身心血脉，我们之间早已有了不曾相忘的默契。

(作者单位:固安县公安局)

# 刘师傅改行

时节，当时我家有15亩责任田，每年种麦全靠一头老黄牛拉着犁耙下地干活。有一天犁地时，父亲不小心，犁铧被土里的一块石头碰碎了。这下可急坏了父亲，捡起破碎的铁块块，装进包里，骑上自行车，跑遍了整个盐山县县城和相邻的几个县市，都没买到同一型号的犁铧。人误一时，地误一年。怕耽误播种小麦，父亲一筹莫展。后来在我的提议下，找

到了刘师傅。刘师傅笑着找来一块生铁料，把父亲带去的碎铁块摆好，量了一下尺寸，生着了炉火，20分钟时间，为我家耕犁量身定做了一模一样的犁铧。父亲高兴地拿回家，用螺丝拧好，又能翻耕土地了。就这样，那年没有耽误农时，15亩地全部耕种上冬小麦。所以这件事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这次见面，我握着刘师傅的

手，高兴地说：“你可是咱们这一带的能人，为什么改行了？”刘师傅笑着说：“过去农村秋收秋种至少一个月的时间，用的是农具。现在都用大型机械，一小时能播种十几亩小麦。咱也得跟形势不是？”谈到收入，刘师傅高兴地说：“一天收入2000元吧。”

看着刘师傅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，我深深地为刘师傅的改行感到高兴，这不正是农民提高种地效率，农业机械程度提高的必然结果吗？

(作者单位: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)

# 枣树下的守望

饭，听不同的口音说话，都是新奇而有趣的。

我上初二那年的暑假，父亲把我送到薄村奶奶家附近的学校读书。于是，我在薄村奶奶家开始了寄宿生活。

她还是我儿时记忆里的样子，手作斜襟的确良灰色上衣、青色裤子，黑卡子把头发别到耳后，只是头顶上多了白发，嗓子有些沙哑，走路不似以前那般快了。

她站在枣树下，咧嘴笑着叫我的小名。枣树有水桶那么粗，树冠像把大遮阳伞，高处的点点红色是打枣时遗留下的漏网之枣。奶奶向前走了几步，接过点心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牵着我向院子里走去。

清晨，当我在睡梦中，院子里传来奶奶起床做饭的声音。等我洗漱完毕来到堂屋，会看到她正靠在椅子上打盹儿，凌乱的刘海儿遮住了她的前额，偶尔从嗓子眼儿发出轻微的鼾声。八仙桌上摆放

着她精心为我做的早餐，鸡蛋、烙饼、面条、粥，有时候会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，每天都不重样。

“吃饱点儿，好有劲儿读书。”薄村奶奶总是看着我吃饭，偶尔还会讲一些叔叔姑姑的故事。她生了九个子女，最后成人的有两男五女。

“老子辈，谁家不是十来个孩子？”奶奶说，“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女人啊，难道除了生孩子就只剩下生孩子了吗？现在是新社会，咱们西邻居家的二丫和你金花姑姑同岁，出去上大学留在了北京，现在是一所大学的老师，过年的时候回来了。啧啧啧，模样儿、身材还是离家时候的样子，说话谈吐就像是换了一个人，仿佛从电视机里走出来一样。再看你金花姑姑……”

在黎明的曙光中，奶奶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儿，正呼着气，为我剥刚煮好的鸡蛋。

这时，“喔、喔、喔”，窗外传来公鸡叫早的声音。

我就读的那所中学距离奶奶

家有三公里远。在那一年寒假来临前的日子里，每天清晨，奶奶都会把我送到门外，站在枣树下，目送我离开家。我骑着自行车从村子里出去，一路向着东北方向，在朝阳、秋雨或是初雪中，穿过一片片青纱帐和菜地去上学。放学后，待回到村子里已是华灯初上，我眼看着奶奶家门前的枣树从枝繁叶茂，到枝叶凋零，记录着季节的更替，而不变的，是奶奶在枣树下接我回家的身影。

我在奶奶家住了一个多月，记不清是什么原因，让我在临近过年的时候回到原来的中学继续完成学业。

后来，我按部就班出去上学、工作，家乡变得越来越遥远。如今，奶奶早已经因病离世。她生活的那个宅院，因为没人居住荒废了，只有枣树还在门前，像是奶奶的眼睛，无声地守望着。

(作者单位: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)



枝头红果艳

韩志强 摄

□ 宋雁龄

又到了吃枣的季节，红色中带着一些绿色斑点的枣子堆在一起，让我挪不开脚步。咬上一口，枣子清脆甘甜，带着秋的滋味把我拉到记忆深处，我看到一个人，正站在枣树下向远处张望。我不知道她的大名，只唤她薄村奶奶。

我对薄村奶奶最初的记忆，是某年中秋节前，父亲骑摩托车驮着我和我妈，从家里出发，去她生活的村子里看她。那天，薄村奶奶站在土坯院墙外的枣树下，对着我们的小路徘徊和张望。

她个子高，微胖，留着齐耳短发，一边一个黑色夹子把头发别到耳后。她走起路来前后甩着胳膊，步伐很快。

每次去她家，都是她把我从摩托车上抱下来，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摸出几块糖，悄悄塞进我的衣兜里。

在薄村奶奶家做客是我童年时期最开心的事情，吃不一样的